

第十一章

一六五一年四月十三-十四日 西南風，晴。根據密報，兩三天前有一艘戎克船來到魷港，向中國魚民收取年稅。…十五日，西南風。派出一名助理和四名士兵到魷港調查此事。…十六日，西北風，多雲。戎克船遭我方拘捕，發現實際情況比想像嚴重，…他們是國姓爺派來的，根據其父一官（鄭芝龍）所取得的權利，向魷港漁民收稅。…二十一日，西風，晴朗。議會一致決議，致函國姓爺，制止收稅行為，並歸還二十六年來所收款項。…六月二十三日，西南風，天氣如昨。收到國姓爺回信，如不釋放戎克船，他將使大員的貿易完全停頓。六月二十七-二十八日，南風，天氣良好。決定釋放前來收稅的戎克船，但不許裝載任何商品回去。——《熱蘭遮城日誌》



國姓爺鄭成功像。作於十七世紀，傳為鄭氏入台後所繪。鄭成功取台灣之前，荷蘭人已對其頗為忌憚。維基百科提供。

萬大明快步走到三合院的前進，只見門口站著一名蒙著白布巾、頭戴斗笠、身繫粗布圍裙、手腳套著護套的高挑赤腳農婦。萬大明正感到疑惑，那農婦微微掀開布巾，露出兩顆碧綠的大眼睛，萬大明萬萬沒想到，安娜會以這種裝扮來找他！

當管家說有位洋姑娘來訪，他就想到是安娜，來到門口，看到的卻是名農婦，他以為安娜在院子裡，正要到他處尋找，那兩顆碧綠的眼睛給了他答案。

「姑娘！」這一聲呼喚，蘊含著無盡的驚喜。

「大明！」這一聲呼喚，聲調卻如訴如泣。

安娜喬裝而來，顯然沒有太多時間，她語調有些急促：「大明，有件事要你幫我決定。我父親要把我送回歐洲，你同意，我就回去，你不同意，我死了也不會去。你說我要不要回去？」

萬大明白，安娜要他表明態度，而且要他立刻決定。萬大明行事一向慎重、內斂，但安娜對他有恩有情，如果拂逆她的情意，豈是大丈夫行徑！當下略無考慮：「我要妳留下來！」

「大明！」從蒙面的白布巾裡傳出哽咽聲：「神一定會讓我們在一起的。」

「姑娘，我萬大明今生非妳不娶。」他的語調堅決有力。

「我也是。」

「姑娘，不要這麼說！我不知道能不能活著離開台灣。」

「要相信神！」安娜再也不能自持，她幾乎要撲進萬大明的懷裡，但理智告訴她，在此多待一會兒，自己的心上人就多一分危險，他強忍著激動，毅然轉過身去，萬大明這才注意到，爲了掩飾白皙的皮膚，她的腳上塗著汗泥。

望著喬裝的安娜赤著腳一步步走遠，萬大明心中不忍，他意識到，安娜一定面臨極大的壓力。韓布魯克牧師要送女兒回國，莫非爲了避免丹克爾上尉的糾纏？韓布魯克爲人正直，在漢人社會口碑極佳，他遭丹克爾誣告，要不是安娜說服父親出面營救，恐怕早已死在吊人柱上了。他挨黑槍的內幕韓布魯克也一定知道。這樣看來，韓布魯克送女兒回國，是不願看到類似的事再度發生吧？

然而，萬大明又想：死生事小，如果爲了自己的安全讓安娜回國，還算什麼大丈夫？他爲自己的決定感到自豪。他明白，他正面臨著兩股敵對力量，一股是丹克爾上尉，一股是韃子的殺手。後者只要自己的槍傷再好一點兒，自保應沒問題；前者就像無形的鬼魅，只要他留在台灣，就隨時可能遭其毒害。他又想到何斌的告誡，他留在台灣，可能殃及郭懷一。然而，如今答應了安娜，哪能輕言離去？思前想後，當真是羝羊觸藩、進退維谷啊！

轉眼間，安娜的身影已消失在一片相思樹林後頭。萬大明正佇望著，忽然傳來一陣淒厲的蟬鳴聲，循聲望去，只見一隻草蟬被雀鶯逮個正著，雀鶯展翅飛到門口的大樟樹上，啣著草蟬在樹幹上甩了兩三下，那草蟬就不叫了。這大自然捕食的一幕，使他陡然聯想起一個脫身的計策！

回到房間，病尉遲已經醒了，看到萬大明從屋外進來，問道：「兄弟，管家說有人找你，是誰找你？」

「安娜。」萬大明不能隱瞞。

「她找你有什麼事？能說嗎？」

萬大明只能據實以告，病尉遲瞪著他，眼神散發著疑惑和責難，半晌，才以惋惜的口吻說：

「兄弟，你應該讓她回去！」

萬大明沒搭腔，只望著病尉遲微笑。

「兄弟啊！」病尉遲又說話了：「要想成大事，這兒女之情就要看得淡啊！」

「我自信能夠兼顧。」

「兄弟！安娜不離開台灣，丹克爾就會想盡辦法害你，你要怎麼兼顧？」

「大哥，只要我回內地，問題就可解決了，您說是不是？」

病尉遲沒想到萬大明提起回內地的事。四月二十九日（陽曆六月八日）丹克

爾來訪那天，大明提過要回內地，當時他發現來歷不明的江湖人物，所以不贊成大明回去。如今幾乎已可確定，那些人是韃子的殺手，狙殺的目標就是大明，所以覺得大明應該回去才對。想到這裡，他陰霾盡除，笑著對大明說：

「兄弟，大哥錯怪你了，你就回去吧！那幫人一旦知道你回去了，就會跟著回去，應該不致再為難我和你郭大哥，大家畢竟是老弟兄嘛。等他們走了，我和你郭大哥再想辦法把那批金子挖出來，交給國姓爺。我看只有這麼辦了。」

「大哥，我不是真的回去。」他神秘一笑，低聲說出才剛想出的金蟬脫殼之計。病尉遲一面聽一面點頭，萬大明說完，病尉遲一拍大腿：「好計！等你郭大哥回來，我們再好好商量、商量吧。」

□ □

五天後，也就是五月十三日（陽曆六月二十二日），萬大明前往赤崁，搭上一艘駛往廈門的海船離開台灣。送行的人雖然只有郭懷一和帳房萬金發，但郭宅上下前一天都知道了，萬大明早已成為赤崁一帶的聞人，消息迅速傳到相關人士耳中。

何斌聽到了，心中甚感寬慰，他和萬大明交往不久，但已成為知心的朋友；丹克爾上尉聽到了，認為既然情敵離去，心上人早晚會回心轉意；安娜聽到了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五天前才互許終身，怎麼說走就走？她覺得事有蹊蹺，可是斯人已經遠颺，要找誰問個明白呢！

五月八日那天（陽曆六月十七日），晌午過後，郭懷一從赤崁街回來，他沒打聽出林步雲、江天佐等人行蹤，卻得到一個意外的消息：沈光武的弟弟沈光文，就要前來台灣。那天阿通伯外燴，就是招待沈光文派來的人。

沈光文曾經跟隨過福王，福王敗亡後，前往廣東肇慶投靠桂王（永曆帝）。他見永曆的小朝廷已無可為，決定到台灣投靠他哥哥，於是帶領少數親信乘船前往金門，託庇鄭鴻達（鄭成功四叔）。清廷的浙閩總督知道了，秘密派人前去招降，沈光文婉言拒絕，就在這時，他的親信已來到台灣。

郭懷一說，沈光文身份特殊，來台定居必須先得到荷蘭人同意，沈光武就要給他弟弟辦手續了。聽到沈光文將要來台灣的消息，病尉遲和萬大明不禁心中一沉，這幾年大家都把希望寄託在永曆身上，沒想到他的大臣竟然灰心到想要乘桴浮於海！怎不教人為光復大業擔憂？

三個人慨嘆了一陣，思慮又回到現實，萬大明說出他的金蟬脫殼計，郭懷一想了想，也認為這是當下最好的辦法，於是一齣設計精細的戲碼上演了。

第二天（五月九日，陽曆六月十八日），郭懷一對郭宅上下宣佈，萬大明就要回內地了，郭宅上下，都為之欣喜不已。的確，萬大明就像掃帚星似的，他一住進郭宅，不尋常的事就接二連三的發生，特別是前天晚上的事，更使大家惴惴不安。他們老爺（郭懷一）來台灣已經十年，從來沒有人敢到郭宅撒野。

萬大明離開台灣的第三天（五月十六日，陽曆六月二十五日），通往赤崁佈道所的路上，幾個年輕漢子正在甘蔗攤前賭甘蔗，這是台灣種特有的一種遊戲。

一個紅臉漢子用刀面按著地上豎立著的一根甘蔗，爆喝一聲，豎刀猛劈，甘蔗破為兩半，攤販免費相送，圍觀的人高聲叫好。另一人接過一根甘蔗，正待要劈，忽然停止不動，大家的目光都朝著同一方向望去。

只見一名黑人僕婦駕著馬車由遠而近，車上坐著一位如花似玉的荷蘭少女，馬蹄得得而過，大家紛紛議論起來，賣甘蔗的攤販指著馬車說：

「大約一個月前，她就坐著這輛馬車到客棧去找那漳州人，我親眼看到的，當天那漳州人就被抓走了。」

「那漳州人命大，聽說來探親的，後來交保放了。」一名圍觀者說。

「聽說那漳州人武藝高強，還會點穴法……」另一名圍觀者說。

「碰上洋槍有個屁用！」另一圍觀者打斷前一人話。

「聽說那漳州人和丹克爾上尉爭風吃醋，那小子才挨了一槍。」其中一人說。

「她是韓布魯克牧師的女兒，今天不知去幹什麼？」另一人說。

「紅毛姑娘嘛！」攤販吐口唾沫：「她還能幹什麼好事！不知又去勾引哪個男人去了。」

當甘蔗攤的那一夥人愈說愈難聽時，安娜的馬車轉了幾個彎，已來到一間屋頂上插個十字架的大棚子前，這就是赤崁的佈道所了。這天是星期日，她代父親主持禮拜。

當時荷蘭人的傳教對象以原住民為主，對漢人並不怎麼著力，這是因為漢人敬天法祖，在倫理綱常中安身立命，不大需要宗教信仰。荷蘭人看清了這一點，就把精神用在原住民身上。再說，當時台灣的漢人，男女老幼加起來才兩萬多人，而且不少人來來去去，並沒打算在台灣定居。不過荷蘭人還是在赤崁街建立了一座佈道所，經營多年，也吸收到一些漢人教友。

黑人僕婦把馬車停在佈道所前的一棵大榕樹下，安娜看到樹蔭下拴著一匹黑馬，不禁厭惡地皺了皺眉頭，她在車上遲疑了一會兒，還是下了車，黑人僕婦挾著手風琴，跟著主人進入佈道所。

佈道所內有幾排長板凳，丹克爾上尉身穿軍裝，筆直的坐在前排正中央，腰際懸掛的軍刀快要垂到地上。後面的幾排凳子上，坐著三十幾位教友，女的多男的少，那些女教友幾乎都是嫁給漢人的平埔番，她們大多在番社時即已接受基督信仰了。

在座的教友對丹克爾的出現不以為意，長久以來只要安娜代父宣教，丹克爾一定提前來到佈道所，坐在最靠近安娜的地方。大家也都知道，丹克爾不懂閩南話，他來「聽道」根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何況丹克爾和萬大明「爭風吃醋」的事，在座的教友早有耳聞。

安娜眉宇間透著一種難以言喻的憂傷，她連看丹克爾上尉一眼都不看，就站上用幾塊木板架起來的講台，大夥也都站起來，黑人僕婦在台下拉著手風琴，莊嚴而祥和的聖樂從她指端流瀉而出，她彈了一會兒，帶領教友唱起聖歌，這時安娜注意到女教友中有張熟悉的臉孔，陡然間，她記起那是誰了！

那人正是郭玉鳳。安娜知道，她來佈道所必定和萬大明有關，當下不動聲色，

心中想著怎麼安排一種自然情境和她接觸。

唱完聖歌，教友們坐下，安娜開始用閩南語講道，大意是說：上帝賜給我們平安，大家本來可以心安理得地過活，可是有些人做了壞事，心裡就不平安。她又舉證說，耶穌被他的門徒猶大出賣，後來猶大心裡不安，就上吊死了。她說著，不時望望坐在台下的丹克爾，似乎在質問：「你心裡平安嗎？」

講完道，黑人僕婦又帶領大家唱了幾首聖歌，禮拜就完畢了。丹克爾走過去和安娜講話，她裝作沒聽見似的，低著頭走開，到近門口處和離開的教友道別。平時她講完道，都會和女教友閒話家常，今天她一做完禮拜就走到門口送客，的確有點不尋常。

郭玉鳳趁著安娜身邊沒人，抓住機會走過去，輕聲對安娜說：「萬大哥要我告訴妳，他沒離開台灣。」

安娜怔了一下，隨即恢復鎮靜，她不便多問，郭玉鳳也不便多說，兩人只打了個照面，郭玉鳳就跟隨散去的教友離開佈道所。萬大明的金蟬脫殼計原來只有三個人知道，現在變成四個人了。

□ □

五月十三日（陽曆六月二十二日）那天，萬大明真的上了船，也真的出了海，那艘船是從廈門來的，回程時先到魷港載一批鄉親。來往海峽兩岸的貿易船，主要是把絲織品和瓷器運到台灣，把台灣產的蔗糖和鹿皮運回內地，載客是附帶的，尤其是拉回頭客，更具有相當程度的服務意義。親不親、故鄉人，貿易船回程時往北走一趟魷港（布袋附近），或往南走一趟堯港（茄萣），順便把鄉親帶回內地，是極其尋常之事。

當時來台灣的漢人，由結首招募的墾丁秋收後部份會回鄉過年，待來年春耕時返台；至於商販和獵人、漁民，通常不會羈留太久。福建發生戰亂、饑荒時，來台的漢人就會增加。¹正因為人們來來去去，所以荷蘭人的人頭稅按月收繳，十六歲以上的漢人，不論男女，只要人在台灣，就得每月交一次人頭稅。

萬大明搭的船啓碇後，向北駛往魷港。和來的時候一樣，乘客盡是些莊稼漢子，所不同的是，台灣地廣人稀，較內地富庶，他們在台灣待過一段時間，多少賺到一點錢，穿著較來的時候齊整。

赤崁和魷港相距咫尺，加上順風，當天就到達了。這艘船只在魷港停靠一天，帶上返鄉的鄉親，第二天就揚帆回航。從魷港上船的乘客還是以莊稼人為主，不過多了些獵人和商販，他們帶著風乾的熊膽和鹿茸、鹿鞭，使得原本就諸味雜陳的船艙，多了幾分動物藥材的味道。

¹ 據《東印度事務報告》一六四九年一月十八日：「大批中國人攜妻兒逃到福爾摩沙，即五百名婦女和一千多名兒童，這樣，眼下公司下屬的壯丁已逾兩萬名，多以務農為生。」十二月三十一日：「中國的饑荒過後，大批中國人離開福爾摩沙，結果繳納人頭稅的人數眼下不過一二〇〇〇人，其中肯定有二〇〇〇至三〇〇〇人藏匿在那裡，在查巡時無法找到，這已習以為常。」人頭稅每人每月半里耳（銀圓），折合三錢六，負擔甚重。

這天陰天，當時台灣第二大港的魷港，提前沉浸在暮色中。時序已至五月中旬（陽曆七月上旬），船艙極為悶熱，大家都或蹲或坐的在甲板上乘涼，所聊的無非是在台灣期間的見聞，原住民的愚昧、憨厚，成為大家取笑的對象。一名商販說：

「番仔沒頭腦，我用點鹽和鐵條和他們換鹿茸；有一次，我用件破衣服就跟他們換了三個熊膽。」

「這麼好賺啊！」莊稼漢不由得發出羨慕的讚嘆。

「好賺？！」商販自負的說：「要是不會說番仔話，膽子不夠大，這錢你們賺得到嗎？」

那些莊稼人不說話了。

一位獵人接著說：「番仔憨是憨，不過有夠可憐。他們辛辛苦苦射到的鹿，只能吃鹿頭和內臟，鹿肉要製成鹿脯交給紅毛仔，鹿皮也要交給紅毛仔。比紅毛仔更壞的是賤商，他們仗著紅毛仔欺壓番仔，說有多壞就有多壞！」

當時荷蘭人向平埔番徵收鹿皮、鹿脯，由漢人賤商（包商）承包。但賤商把番人當成牛馬般使喚，看到有姿色的番女就據為己有，如果番人得罪了他們，就對繳交的鹿皮、鹿脯百般挑剔，番人的種種痛苦，主要是賤商造成的。

萬大明靜靜的聽著，暗中盤算著離開的時機，這艘船舶在魷港溪，距離陸地不過一箭之遙，他雖然右臂還不大能動，但憑著自幼練就的水上工夫，游上岸絕不成問題。他面對河岸蹲著，不時張望著河岸，當岸邊升起點點漁火時，他知道時機到了。

這天天氣悶熱，意味著天陰、無風、無雨。大夥正聊著，萬大明站起來，故意放大了聲音，問旁邊的人：

「我肚子不舒服，要解個手，這船上有沒有廁所？」

他的話引起一陣訕笑，一名長了個酒糟鼻的漢子不懷好意的說：「你要是女的，船家可能會給你準備個尿桶、尿桶。」

另一名長臉漢子說：「你沒坐過船嗎？要拉就在船邊拉，還要什麼廁所？」

萬大明點點頭，表示知道了，逕往船尾走去。天很黑，船尾距離大夥閒聊處不過一二十步遠，但看起來只剩一團黑影，萬大明相好位置，面朝裡，蹲在船舷上，他故意咳嗽了幾聲，吸引人們注意，過了片刻，他「哇」的大叫一聲，引起船上一陣騷動。

「漳州大個子掉到水裡去了！」

大夥奔到船尾，隱約聽到水中傳來「啊啊啊」的叫喚聲，和波浪的衝擊聲，大家低頭張望，無奈天太黑，什麼都看不見。大家正嚷嚷著，船家已走過來，他問明原因，探頭看了看，搖著頭說：

「漳州仔去見龍王了，我們給他燒點紙錢，讓他早點超生吧！」